

一场延续自上古时期的
惊天阴谋

一段荡气回肠的
爱恨情仇

一部注入传统精髓的
仙侠故事

凡尘寂

一阙凡尘寂，一世无争名。
但为君之故，常使世无争。

梭罗 著

无争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无争

凡尘寂

逡罗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江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凡尘寂·无争 / 逡罗著. — 北京：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2018.2

ISBN 978-7-83000-289-3

I. ①凡… II. ①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661 号

书 名	凡尘寂·无争
作 者	逡 罗
策 划 编 辑	琥 珀
出 版 人	王六一
出 版 发 行	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4 号 1306 室
网 址	http://www.sunchime.cn
印 制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3000-289-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001	【楔子】
007	【卷一 饕餮】
043	【卷二 御鬼】
080	【卷三 银鱼】
127	【卷四 虫蛊】
179	【卷五 剑仙】
219	【卷六 并蒂】



东海之上，一座孤岛与流波山比邻，名曰“囚谷”，是江湖上人人谈及变色的流放之地。

鼠三眯缝着眼睛愣愣地看了水天相接的地方半晌，竟有片刻的迷醉。这是他被囚禁在囚谷的第七个月了，每一天他都感觉不甚真切。

七个月前，鼠三还有一个在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字——鬼盗。江湖上传闻鬼盗如风似幻，没有他偷不到的东西，也没人见过他偷东西的经过。有人说他轻功的造诣直逼翠渊阁的行水诀。只是突然之间就在江湖之上没了踪影，有传闻说他贼胆包天，偷到了钟虢夫人的头上，死在了钟虢夫人的八卦龙须帕之下。

傍晚，华灯初上。伍宛城中。

这一日是伍宛城城主夫人的寿辰，伍宛城在诸城之中威名远播。一些附属其羽翼之下的势单力孤的城邦，早已派使臣携重礼为城主夫人贺寿。

集市上张灯结彩，人群接踵而行。鼠三虽是盗中的翘楚，却也深奉贼

不走空之道。在集市上穿梭片刻，怀中已然装满了五颜六色的钱袋。

一阵酒香扑鼻，鼠三动了动鼻子，顺着香气的方向张望过去。一个脑满肠肥的和尚正朝他踉踉跄跄地走来，嘴里还打着酒嗝。鼠三眼前一亮，那和尚的手中除了一个脏兮兮的酒坛之外，还有一串晶莹剔透的玛瑙念珠。

鼠三和那个胖和尚擦肩而过的一瞬，那串本来在和尚手里的念珠已经被鼠三塞进了怀里。鼠三正要离开，突然眼前人影一闪，那和尚挡住了鼠三的去路，鼠三眨了眨眼睛，竟然没察觉出和尚是用了什么身法挡在了自己的身前，只是那和尚的脚步凌乱，显然是醉了。

鼠三笑了笑，正要避开和尚。那和尚却先开口：“怪……怪事，佛爷我的念珠在手里拿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往你怀里钻呢？”

鼠三心中一沉，那和尚的手里拿着的不就是刚才自己从他手中偷走的念珠吗？这和尚是何时从自己的怀中取回了念珠？自己却未察觉半分。鼠三堆笑道：“大师您醉了，这珠子不一直在您手中吗？”

那和尚也不搭茬儿，又打了一个酒嗝，自顾自地说：“莫非你会变戏法？要不你就是个贼偷！”

鼠三慌了：“大师，您可不能冤枉好人啊。”说着便仗着脚下的功夫溜了。

一连跑了几条街才回头张望，再回过头时，脑袋撞在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上。

那和尚摇摇晃晃地站在鼠三的面前，手里还拿着那个脏兮兮的酒坛，道：“果然是个贼偷，这轻身的功夫真不赖，佛爷险些就追你不上了。”

鼠三这下知道遇到高手了，也不遮掩，拱了拱手道：“在下鼠三，江湖上略有薄名。今日大师若肯放我一马，日后定当厚报。”

那和尚举起酒坛，豪饮了一大口，却是掰着手指将鼠三所犯过的罪行一一道出。鼠三听得心惊，本以为自己偷盗的时候无人看见，这疯疯癫癫的和尚是从哪里知晓的？

鼠三道：“在下所偷的大多是为富不仁的商贾，于天理无害。”

和尚口舌不清地说：“上月初九，你偷了百生大帝的一棵升阳草。你可知这一棵小草能救活多少人的性命？江南一带的瘟疫全仗着这棵小草了。没有了它，百生大帝足足多费了三天的时间才调配出治疗瘟疫的药方。这三日之中你可知死了多少人吗？阿弥陀佛！”

听得和尚此言，鼠三知道和尚绝不会善罢甘休了，也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面色一沉道：“大师言下之意是不肯放过我了，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若是今日我侥幸逃脱，日后必有重逢之日。”

那和尚哈哈大笑：“佛爷法号笑弥勒。”

不怒金刚——笑弥勒！

风吹过，吹乱了鼠三的思绪。任何人只要听到“不怒金刚”四个字就知道唯一能做的就是束手就擒。

栽在他的手里不丢人，况且他说只是把自己囚禁在囚谷二十年。

二十年而已。

突然，天边的一点光亮吸引了他的视线。鼠三纵身一跃，跳到了足有五丈高的树枝上，树枝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几片树叶随即飘落。落在了在树下睡觉的人身上。那人坐起身来，露出虬结的肌肉，不耐烦地对树上的鼠三道：“娘的，你这耗子是不是又皮痒了？老子在梦里差一点就杀了那个疯和尚了。”

囚谷上的人都是被笑弥勒抓来的，他们有的罪大恶极，有的十恶不赦。但是笑弥勒从不杀人，就算是那个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的淫贼也不过是被笑弥勒囚禁三百一十一年，当然，他还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

鼠三听了树下大汉的话，轻蔑道：“你的双手都被笑弥勒废掉了，怎么杀他？就算你的手完好无损，再给你十双手你有把握接得住他一掌吗？”

那汉子正要反驳，却听鼠三皱眉指着一个方向说道：“你看，那是什么？”

汉子不满地顺着鼠三的手指的方向望去，道：“好像是……星星？”

一旁的人笑道：“光天化日下，你能看到星星？”

不知何时，四周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发现了天空上那一点奇怪的光亮。

鼠三敏锐地感觉到了那一点光亮正在慢慢变大，隐约地还夹杂着些许灼烧的感觉。

鼠三大惊失色，对下面的人喊道：“快跑，是火！是个火球！”

与囚谷相隔数十里的海面上，水和天似乎是连在了一起。仇斯如闲庭信步一般，在海面上飞驰。

这行水诀本是陷空山翠渊阁的不传秘术。只是自翠渊阁祖师孙明水羽化之后，这一秘术逐渐衰落，早于百年之前便已失传，不知仇斯从何处习得。

这行水诀虽名为“行水”，实为御气的法门。只是若能做到仇斯这般举重若轻，非得登峰造极不可。

之于江湖，仇斯初来乍到。

当年，仇斯的师父将《普若明心咒》传给他的时候曾对他说过，这个世界上能杀死他的无非两人一剑而已。

仇斯不想知道那两个人是谁，却想知道那把剑。

而那把剑便是昙花仙子的“未几”，乃是昙花仙子心中的恨意所化，是岁月无法荡涤的执念，是天地也不可转的决绝。

后来仇斯问他师父该如何破这把剑，师父大笑着告诉他，那就要找到比未几更凶的剑喽！

东海之上，一只虎背鲨从海水中一跃而出迎面扑向仇斯，钢锉一般锋利的牙齿夹杂着血腥与死亡的气息，把仇斯从思绪中唤回现实。

仇斯微微皱眉，来此地之前，他在流波山上发现了一处极为罕见的水火双灵晕，也因此耽搁了些许时间。而现在离他师父算出的时间还有两个时辰，仇斯不想因为这个畜生而耽搁了时辰，于是便不再理会它，凌空踏在水面上，顷刻间将那只虎背鲨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却不想那畜生一副不

擒杀猎物誓不罢休的性子，反而拼命地朝仇斯相反的方向游去。

一丝不安蒙在了仇斯的心头，前边一定出事了。念头方起，海面仿佛颤抖了起来，隆隆巨响未落，一道数十丈的海浪便向仇斯拍来。

接着青光一闪，仇斯如离弦的箭穿过如雷霆万钧一般的水墙。衣衫却未曾染湿半分。足下运劲，御行水诀至豪巅。

离囚谷还有数里之遥，放眼望去却已如炼狱一般。寻常的高手在这样灼热的环境之下已然是吃不消的，仇斯却视这满岛的熊熊烈火如无物。

仇斯方踏上囚谷便已察觉出蹊跷。这火绝非凡间应有之火，况且这“天罚”降临的时辰比师父推算的足足早了一个时辰。仇斯知道师父是不会错的，除非师父有意将错误的时辰告诉他，但仇斯不在乎这其中的深意。

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仇斯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无助。

仇斯想起那日师父的话：“不日将有天罚降临囚谷，就算是恶贯满盈之辈若有悔改之心也理当容他回头。囚谷三千人的性命就由你来拯救吧。”

他用尽了师父传授的所有阴寒至极的功夫，却依旧杯水车薪。三日后，囚谷之上已无可烧之物了，裹着焦臭的浓烟直升天际。三千条罪大恶极的性命连同这岛上的一切皆化为灰烬。

而之前在东海之滨的小渔村，仇斯遇到了正在放火屠村的“疾火仙”祝金乌。仇斯一气之下以“玄天阴风指”将祝金乌冰封在东海之眼，那也不过才费了仇斯三招。

最后，仇斯在一个巨大的深坑中寻得一物，那物如磨盘大小。仇斯皱眉，难道竟是这么个东西夺走了岛上囚犯三千条性命？

他越想越怒，一掌拍在了那异物之上。

并没有像仇斯想象中的那样迸飞四散，甚至并未留下半点凹痕，只是晃了晃。仇斯微露讶意，他知道自己这一掌之下放眼整个江湖，能全身而退者已寥寥无几。这东西是何材质，如此坚硬？

没由来的他想到了在流波山见过的水火双灵晕。他想，自己该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才对。

这一年的年号无关紧要，不过从这一天开始，天地换了颜色，多年以后，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以这一天为界限。这天之后，江湖人称之为“天罚元年”。



盛夏时节的江南小镇。空气中弥漫着灼烧的味道。只有知了永远不知道疲倦。

“你是谁？”一个看不清楚脸的人问。

“杀你的人。”柳醇清漫不经心地回答。

“为什么要杀我？”那个人继续问。

“不为什么，我要杀的人，他就绝对没有活着的理由。”柳醇清恨恨地说。

“哦。”那人似乎并不意外。

“不过你是个例外。”生与死之间的问答柳醇清就像是在说着与自己无关的话，淡漠又随意。

“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问。

“我叫……我叫……”柳醇清想了许久，也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名字了，反而越想，头越疼。

梦，每次到这里都会戛然而止。

柳醇清已经记不起来这是第几次做着同样的梦了。

“啪”的一声，先生将戒尺重重地打在面前的案几上。柳醇清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清儿，把刚才先生讲的内容重复一遍。”教书先生微怒着说道。

柳醇清在心里暗暗咋舌，怎么好好的就在学堂上打起盹了呢？无奈只好将右手伸出，道：“刚才与孔圣人在梦中下棋，赌注为打手心。他老人家的一条大龙眼看着就被我斩了。唉，先生的一尺将孔圣人救了。愿赌服输，请先生代孔圣人打我的手心吧。”柳醇清胡说八道，引得私塾里的其他学生哄堂大笑。

那先生气得面红耳赤，一边用戒尺重重地打柳醇清的手心，一边不住地道：“简直是有辱斯文。”

柳醇清轻轻地摸了摸红肿的掌心，毫不在意。让他担心的是身后空空荡荡的座位，那是小武的位置。

这已经是镇子上失踪的第九个孩子了，听刚从外面做生意回来的陈大叔说，隔壁镇子上出现了一个妖怪，闹得可凶了。官府也派人捉了很多次，可每次不是寻不到踪影就是一去不返。

现在大家都说镇子上失踪的孩子怕是被妖怪吞了去了。

傍晚下了学堂，柳醇清路过市集旁的那棵大柳树时，遇见了正在喝茶纳凉的李跛子。

李跛子是个闲人，整日无所事事，偏爱与这帮孩童厮混，他口才极佳，成群的孩子总要缠着他讲上三五个故事才痛快。故事的内容无非是神、怪、妖、魔，总之不着边际得很。不过孩子们倒也听得认真，每每讲到惊险处，或是惊呼，或是皱眉，犹如身在其中。李跛子见他们爱听，倒也乐得讲下去。

看到站在远处望着他们的柳醇清，李跛子招手唤他过去。摸摸他的脑袋，笑道：“清儿，几日不见又长高了些。”

柳醇清挠挠头：“李伯，这几日可见过小武？”

李跛子叹了口气：“前些日子听人说镇上有妖怪作祟，专吃活人。那娃此刻怕是已成了那妖怪腹中之物了。”

柳醇清的心一紧，忙问：“李伯，真有妖怪吗？”

李跛子悠悠道：“镇子上的人都说我李跛子爱胡诌，可这要紧的当儿，我怎么敢乱说。”李跛子神情难得地变得凝重起来。

柳醇清想了想，恍然大悟道：“不如去请升阳观的道长们开坛作法，管它是什么妖魔鬼怪，一股脑儿地都收了去！”

李跛子撇了撇嘴，道：“升阳观的牛鼻子只懂骗那些善男信女的香火钱，那点微末的道行未必能降得住妖物！要说降妖，还需得是若忘山里的那位神仙！不是我夸口，整个镇子里也就只有我与那神仙有过一面之缘。”说罢，李跛子得意地笑了笑。

柳醇清来了兴致，央求着李跛子讲一讲关于那神仙的事。

李跛子喝了口茶才幽幽地讲道：“那一年我在若忘山上砍柴，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怕你婶子担心，就想打完这一担柴就回去，一不留神把砍柴刀掉到了一处陡崖下，我费了好大番周折才爬到那陡崖下面。可就在这时，那地面突然抖个不停，就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里面拱出来一样，可把我吓坏了。我也顾不得那刀了，小命要紧，转身就往山下跑去。”

说到此处，李跛子拍了拍胸口，似乎仍是心有余悸。过了一会儿才接着道：“可是这时地下突然传来一声怪吼，那声音震得我耳朵生疼，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我一回头，好家伙！一只浑身火红的妖怪就在我身后瞪着两只铜铃似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那妖怪看起来像头牛，但是比十只牛加起来还要大。”

听到这里，柳醇清的手心已满汗水，似乎也为李跛子捏了一把汗。

李跛子晃了晃脑袋，继续道：“事已至此，我索性闭着眼睛等死。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见那妖怪来吃我，我悄悄地睁开眼睛，仔细一看，原来那妖怪被一条粗大的铁链锁在了地下，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正

准备逃命的时候，那妖怪竟然转过身去，和树干差不多粗细的尾巴就冲我甩了过来。”李跛子拍了拍右腿说：“多亏了离得远，只把我这条腿打断了，否则我这条小命就没了。当时疼得我满地打滚，那妖怪不住地低吼，就像在笑我一样，真它奶奶的。就在这时候，有人突然说道：‘你这畜生，把你锁在地下还敢害人？要是让那人知道你的所为，必会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那妖怪好像听懂了似的，趴在地上哆嗦起来，就像小狗一样温顺。我这才看清，说话的人竟是一个女子，就像画里的仙女一样貌美……”说罢，李跛子似是陷入了回忆当中。

柳醇清见李跛子神色痴迷便提醒道：“李伯，你倒是接着说呀！”

李跛子咳嗽了一下，接着道：“那女子走到我身边，随手在我腿上摸了一下，一股暖洋洋的感觉就顺着我的腿涌进了心里，接着一股困意涌上来，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等我醒来，那女子和妖怪都不见了，要不是腿上的伤疤还在，我还真以为这是场梦呢！”说着，李跛子挽起了裤管，露出一条丑陋的疤痕，道：“我虽然成了瘸子，但这条腿总算是保住了。那女子定是神仙下凡，要不怎么一句话就制伏了那妖怪，还医好了我的断腿。”

柳醇清不知道他是在胡说还是确有其事，抬头远远望了一眼镇子的东面，高耸入云的若忘山正静默地矗立在那里，蓊蓊郁郁，木影森森，幽静中透着谜一样的深邃。柳醇清想：那山上如果真有神仙一样的人物，只希望她可以还小镇一个太平的日子。

天突然没有预兆地阴了下来，还没有落下的日头也被浓密的阴云挡了个严严实实。

“清儿，吃饭了。”姨娘见柳醇清还在院子里发愣，便轻声唤道。

柳醇清应了一声。

姨娘也抬头看了看头顶阴沉沉的天，喃喃道：“这场雨看来小不了。”看见柳醇清又在发愣，叹了口气转身进屋。

一个月前，柳醇清的爹娘死于瘟疫，一对自称是柳醇清的姨娘与姨夫

的夫妇突然来访，帮着他料理了爹娘的后事，孤苦伶仃的他被姨娘带回了家里。姨娘家虽非大富之家，可家境也算殷实，而且姨娘与姨夫膝下并无子嗣，对柳醇清像亲生骨肉一般疼爱，虽说是寄人篱下，可也并未委屈了他。

这时，雨似瓢泼一般骤然坠下，柳醇清急忙跑进屋子里。

饭菜已然摆在桌上，香气四溢。姨夫夹了一块红烧蹄膀，放在柳醇清的碗里。柳醇清心里顿时涌出阵阵暖意，心想：虽然与父母已是阴阳相隔，幸好有姨娘收留，可见老天对自己还是有所眷顾的。

雨势渐急，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

姨娘突然看了一眼姨夫，姨夫犹豫地看着姨娘，欲言又止。

而柳醇清只顾低头吃饭，并未留意他们古怪的眼神。

终于，姨夫咳嗽一声道：“清儿，这几日不太平，私塾不去也罢。明日我去和先生说说，放你几天假，也好在家陪你姨娘好好说说话。”

柳醇清高兴地应了一声。一想到不用再去学堂，柳醇清的心里一阵欢喜，连这闷热的天儿也变得凉快了许多。

姨娘道：“清儿，明日我去升阳观给你和你姨夫求一道平安符，你陪走一趟吧。”

柳醇清道：“好。”

如今小镇上人心惶惶，家家都将自己的子女关在家中，害怕被那吃人的妖怪捉了去。一想到与自己交好的玩伴现在都生死未卜，柳醇清的心里又是莫名地烦闷起来。

外面雨势渐涨，夹杂着隆隆雷声。柳醇清心不在焉地低着头往嘴里扒着饭，听着外面急促的雨声，心里没由来地掠过一丝惶恐。

这时，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狠狠地踢开，只见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被门槛挡在了门外。

柳醇清吓了一跳。定睛望去，才看清那肉球似的东西竟是个**人**。

那怪人鼻翼微微颤动，嘿嘿笑道：“好香，好香！”

柳醇清的姨夫与姨娘对望了一眼，二人均是见过世面之人，知道来者不善。

柳醇清见这人好生无理，便要张口训斥，却被姨娘轻轻按住了手，示意不可轻举妄动。

姨夫却不动声色地朗声道：“贵客若不嫌弃寒舍简陋，饭菜粗淡，不如一起吃些酒食如何？”

那肉球一般的怪人笑道：“如此甚好！”说着便坐到了桌前。圆滚滚的体态虽然惹人发笑，但从此人的步法却透着一股极为轻巧灵动的内力。

柳醇清从未见过像他那般肥胖的人，觉得好生滑稽。当下强忍笑意。

姨夫面色不改，将酒杯递到那人面前，道：“贵客骨骼惊奇，绝非寻常之人。今日得见实乃在下之幸，以此水酒，聊表敬意。”

那人依旧笑道：“好说，好说。”突然双眼精光一闪，死死抓住姨夫的手腕，口中竟流出涎水，眯着眼笑道：“好香，好香！”一用力，竟将姨夫的手臂生生扯了下来。

柳醇清与姨娘对眼前的突变惊愕不已，呆呆地愣在了那里。

姨夫的脸色惨白，因疼痛而扭曲的面容更显狰狞。撕心裂肺的喊叫似乎惊醒了呆立的姨娘，姨娘惊呼着向门外逃去。那怪人闪电一般挡在了姨娘面前，一边啃食着手里那条血淋淋的残臂，一边对姨娘道：“莫急，莫急！等我吃完了那贼公，再吃你这贼婆也不迟。”姨娘似软泥一般坐在地上，早已面无血色。

柳醇清又惊又怒，见姨夫与姨娘受制于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冲上前去与那怪人厮打。

那怪人“咦”了一声道：“你这娃倒也有几分血性，虽说你细皮嫩肉，可味道却远不如这贼公、贼婆来得鲜美可口，当真是可惜得紧。”

那怪人稍一用力，便将柳醇清甩了出去。柳醇清登时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柳醇清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他缓缓地睁开双眼，顿时感觉头痛如裂，身子像是卧在棉花上一般。只听见耳边有人叫道：“李头儿，这小子醒了！”

柳醇清这才看见一群官差模样的人围着自己，脑中猛地浮起那恐怖的一幕。又看见满地血污，不远处黑糊糊的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散发着阵阵的腥臭，柳醇清“啊”了一声，转过身呕吐不止，想来那一定是被那妖人所害的姨夫、姨娘。

见一个官差朝自己走来，柳醇清猛地跪在官差面前，哭道：“官爷要为我姨夫、姨娘做主呀！”

那官差冷冷喝道：“住口！你这狼子野心的贼人！定是你看中了你姨娘的家财，才做出这般有逆人伦的血案！你姨夫与姨娘好心收留你，你怎么敢做出如此禽兽之举！来呀，给我绑了！”

众捕快七手八脚地将柳醇清绑了个结结实实。

柳醇清惊愕道：“官爷，冤枉啊！我姨夫与姨娘都是被妖怪所害，请官爷明察！”

那官差道：“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若真如你所说系妖人所为，那为何单单你毫发无伤？”

柳醇清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半晌才哭喊道：“官爷，小人真的冤枉！”

那官差冷笑道：“你以为不认罪本捕头就奈你不何吗？县衙大牢里的刑具可不是摆设，到时候就算你是石头变的也得给我开口说话！”

众官差七嘴八舌道：“李头儿真神人！若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凶手竟是个娃娃，料想这黄口小儿怎么能逃得过李头儿的法眼！”

那捕头听着众官差的恭维，心里说不出的得意。冷冷地看了一眼柳醇清，道：“快将他押进大牢，待明日与知县老爷细说此子的恶行。”

官差押着柳醇清向大牢走去。柳醇清无力地低着头任由他们推搡。一想到姨夫、姨娘身遭横祸，自己却被当成了凶手，欲申冤，却百口莫辩，